



家庭故事

母亲的谎言

黄宇辉

星期天晚上,我像往常一样给千里之外独居的母亲打电话。电话那头,听得出母亲的声音不像前几次通话时那样洪亮,而是有些弱而低沉。由于母亲使用的是老年机,不能和她视频,也就无法观察她此时的状态。我问母亲:“听您的声音,是不是身体哪儿不舒服?”母亲回复说:“没啥事儿,就是腰有些酸痛,可能是这些天干活累的。”并让我不要为她操心,安心在外工作。

听完母亲的话,我恨不能插上翅膀一下子回到母亲身边看个究竟。母亲的性格我知道,她从不拖累我们兄妹几个,独守着她住了一辈子的老屋,就连一公里外的妹妹家她也不愿住。弟弟长年在外打工,母亲不但要守护老家的院子,还要照看弟弟的屋子。有一年我趁着回老家探亲,想把母亲接到我工作的地方,好说歹说总算来了,可没过一个星期,就嘟囔着要回家。后来再邀请她,她都以家里的事脱不开身为由,推脱不来。

撂下电话,我心神不宁,便给妹妹打电话,让她赶紧回家看母亲到底是咋回事。母亲见到妹妹晚上来看她,很是惊讶,在妹妹的再三追问下,这才对妹妹说出了实情。原来母亲前几天就感觉到腰疼,只是觉得自己上了岁数,腰酸腿疼是正常的事情,就没当回事,在村医疗站买了几帖膏药和一些止疼药,谁知这些药并没有缓解疼痛,她只好卧床静养,等着自然恢复。

妹妹埋怨母亲一通后,连忙把她送往县城医院。经过医生的问诊和一系列医疗器械的检查,诊断结果是:脊柱挫伤,建议住院治疗。同时妹妹告诉我,病情不很严重,我无须回家,她自己照顾就行了。

母亲在住院期间,一再叮嘱妹妹,不要把她的病情告诉我和在外地打工的弟弟,怕我们担心,影响工作。

从母亲出家门到出院的全过程,我和妹妹瞒着母亲,随时都在手机上沟通着她入院、挂针、静养的信息。

母亲出院的前一天,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,还没等我开口,听筒里就传来母亲清亮的笑声,她说她的腰贴了几帖膏药已经没啥事了,家里刚下过一场透雨,她趁着雨水丰沛,正在院子里种菜呢!

听完母亲的话,我不由自主地朝着家乡的方向望去,酸楚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……



往事如烟

父亲教我捉泥鳅



漫画/小牛

董国宾

在农村老家的时候,我学会了捉泥鳅。我打小生活的村庄,土地贫瘠,水湾不多,自然资源匮乏,我常捉一些鱼儿带回家改善伙食。每次当我把捉到的鲫鱼、鲤鱼、鲢鱼等往地上一横时,总会拍拍胸脯,头一昂,骄傲地说:“今儿又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了。”父亲则总是在一旁默不作声,仿佛没听见我说的话。

当时,我在村里上小学。那天是周末,我背起鱼篓就往水湾跑。临近中午,小鱼篓快塞满了鱼,我抬腿一溜小跑回到家。我照例噘着小嘴骄傲地说:“同去的小伙伴只捉了几条小鱼,炒出的菜连盘底都盖不上,我的收获最多。”

父亲站在门前,板着脸,腰挺得像个树桩,一句话也没说。他从鱼篓里倒出一大半鱼,一双大手拎起倒出来的鱼,就给和我同去捉鱼的小伙伴家里送去了。回来后,父亲慢吞吞地说:“下次,我去捉一些鱼回来。”

过了几天,父亲忙完地里的农活,背起一个大鱼篓,就去水湾捉鱼。虽然水湾里的鱼不多,但当父亲回到家时,大鱼篓里的鱼满得冒出了尖,比我几次捉到的加起来还多。

父亲捉了不少鱼,更多的是像粗绳子一样大小的泥鳅。我看得痴迷,于是蹲下来伸手去抓,“哧溜”一下,狡猾的泥鳅钻出了我的手掌,一个个滑落到地上。父亲站在我身边,像个老师,用粗大的手指

指着滑溜溜的泥鳅说:“你捉的那些鱼,性情温和,容易上手,虽然捉到不少,也能让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,但捉鱼的技术还远远不行呢。”父亲稍一停顿,高着嗓门又说:“要把捉鱼的活儿做到最好,把这门手艺学精,还要苦练本事,学会捉泥鳅,才能让更多的人有鱼吃。”说完,父亲把自己亲手捉来的鱼分成几份,拿给邻居们尝鲜。

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父亲有一手捉泥鳅绝活。这看似不起眼的事,父亲却做到了极致。不管大小水湾,只要有泥鳅,父亲总能捉得满满盆溢,几乎是手到擒来。水中的泥鳅,不同于其他鱼类,需精心掌握方法,还要下到泥巴里,费好大劲儿才能抓住,一不留神,又会从手指缝里溜掉。

我央求父亲教我捉泥鳅。父亲先是教我怎样观察水域,用哪些方法才能在深浅不一的水湾捉到抵抗力极强的泥鳅,又如何能在泥巴里下手,才能又巧又准。我在泥水中摸爬滚打,刚摸到一条泥鳅,结果一不留神,它就溜走了。我不甘心,继续尝试摸索,捉到的泥鳅渐渐多起来,其他各种各样的鱼也更多地装进了我的小鱼篓。不仅我家有鱼吃,还跟邻居们分享。

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,我明白了凡事不能有一点收获便张狂,要像父亲捉泥鳅那样,做事情就要学精学透,万不可一辈子困在自以为是的骄傲自满里。



两代之间

父爱如酒

周衍会

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人,他和我之间的感情交流很少。我一度以为,父亲是不爱我的。

那年春天,父亲在菜园干活时,脚底被一块尖利的玻璃扎伤,医生嘱咐要静养。父亲急得不行,菜地急等着翻起来,一大家子吃的菜都指望这几分地呢。而母亲正怀着小弟,干不了重活。父亲急得不行,不停地唉声叹气。

这时,我们学了一篇课文《小抄写员》,我被其中的父子情深深打动了,特别是文章最后,叙利奥一觉醒来,“忽然发现靠近自己胸口的地方,横着父亲白发苍苍的头……”我读哭了,泪水止不住地涌出眼眶。

吃晚饭时,听到父亲和母亲说起菜地的事,我的心不由得一动。

当天晚上,我偷偷到小南屋找出锄头,第二天上学时带上,到了村后的菜地里,将书包挂在树上,挥动锄头开始刨地。我个矮,力气也小,沉寂了一冬的土地板结得厉害,我的手被锄柄震得生疼。我咬牙坚持着,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,只刨起了一小块地。看看时间不早了,我将锄头埋进刨好的土里,背上书包上学去。虽然右手掌心磨起了一个血泡,双臂又酸又痛,但心中有种说不出的高兴。

下午放学后,我也是先去刨会儿地,才匆匆忙忙回家做作业。就这样,整整一周,我终于把菜地翻好了。最后一天,我带上铁耙,将翻起的地摊平,这样就算大功告成了……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,我欣慰地笑了。

那段日子全身酸痛,我几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。但内心里却渴望能够像课文中的叙利奥那样,得到父亲的认可和理解。然而,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,父亲因为心情不佳,对我连正眼都不瞅一眼,反而因为我学习不刻苦,训斥了我好几次……

又过了些日子,父亲的脚好得差不多了。一个周日,父亲迫不及待地扛着工具去了菜地。中午回家时,他对母亲说:“真是怪事,这些日子不知是谁给咱把菜地刨了,弄得坑坑洼洼的,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整平……”他并没深究。我一直紧绷的心放松下来,但同时有一股莫名的失望涌上心头。

前些日子父亲过生日,我陪父亲小酌,谈天说地,其乐融融。父亲突然笑眯眯地说:“那年我伤了脚,是你偷偷摸摸把菜地翻起来的吧?”

我愣了好久,才回过神来:“您怎么知道是我……”

“那阵子你每天神秘秘的,晚上回家满头大汗,衣服也弄脏了。”父亲目光柔柔的,举起酒杯:“你呀,真是傻得可爱……”

我看着父亲,眼眶突然一热,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,心里是满满的温暖和感动。我终于明白了,父爱是岁月酿造的一杯醇酒,时间越久,滋味越绵长。